

女大十八变

王治普

著

黑土戏剧人

中国戏剧出版社

女大十八变

王治普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黑土戏剧丛书:女大十八变

王治普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哈尔滨时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制版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劳动服务公司印刷厂 印刷

4000千字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81印张 2插页

2001年6月第1版

200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104-01353-9/J·582 (全十八册)定价:328.00元

本册:16.00元

总 序

刘 邦 厚

这是一个在伟大时代乘势崛起的文化群落，一个根植黑土地头顶长风的文化群落。

群落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汗水和心血去浇灌和营造黑土地上的戏剧家园，都在把黑土地给予的文化营养化作艺术创造力，再回报养育他们的黑土地。

这套蔚为大观的《黑土戏剧丛书》，便是这个群落在黑土地上耕耘出的累累硕果。这些硕果，闪耀着变革时代多彩的光泽，饱和着五味人生的苦辣酸甜，更张扬着黑土文化的雄浑博大，挥洒着耕耘者们的粗犷豪放。这些硕果不仅是放歌时代咏叹人生的一串音符，而且是耕耘者们探索艺术道路攀登美学高峰的一串脚印。

我们有理由自豪地说，这个北疆文化群落，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剧坛上的一支劲旅：这套《黑土戏剧丛书》，是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一座丰碑。尽管这支劲旅正在迎接新的挑战奋力超越自己，但时代将永远铭记这支劲旅的雄风与才华；尽管这座丰碑还不能与莎士比亚们比肩，但历史将把它永久竖立在黑土地上，耸立在中国剧坛上。

黑龙江戏剧创作群体的崛起与丰收，得益于中共黑龙江省委树立的一面旗帜，那就是“造就北疆文艺劲旅，创作文学艺术精

品”。这面旗帜的高明之处在于把创作精品和培养作家作为一体化的战略目标，高扬在文学艺术事业的前列，或者再具体一点说，培养“劲旅”更重要，因为任何作品都是人创作的。

落实省委这一战略目标的组织措施，即是成立黑龙江省戏剧创作中心。这套丛书每部戏剧文集的作者都是“中心”的成员。如同春播秋收一样，每年“中心”要召开两次盛会，春季召开兑现上年合同和申报本年创作题材的年会；秋季召开收获果实的剧本讨论会。每到这个时节，“中心”成员的心情是喜悦而又忐忑的，这是相互间友情和智慧倾囊投入的动人时刻。有人说，能让自己的剧本接受这样一次讨论，真是一种享受。他们几次到镜泊湖去，却无心浏览湖光水影，即使在湖边抱膝而坐，说的还是剧本。“中心”在温馨和激励中巩固发展；剧作家和剧本在切磋与探索中完善与成熟。

黑龙江剧作家在近二十年的历程中，饱尝了时代风云的变幻，也领略了新时期改革大潮对人们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冲击。有几位剧作家曾荣进戏剧最高学府，拜读戏剧大师的经典，探索各种戏剧学派的真谛。但是不管对戏剧艺术有了怎样的理解和诠释，他们的根依然牢牢地扎在丰沃的黑土地之中，黑土地的生命基因依然源源不断地滋补着他们。所区别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已从最初对黑土文化的表层开拓转到深掘其文化的灵魂；从最初寻找黑土文化的表层特色转向对人类共性的探索。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去演绎现实生活中的某个社会问题，也不再去简单回答政治家们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改革问题。他们把自己的神圣责任视为让人们去思考在黑土文化这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事件载体中的人性普遍意义和永恒意义。

戏剧和其它文学作品表现地域特色不是剧作家和作家的终极目的。说穿了，不过是作家或剧作家为人的精神胴体选择了一件引人注目的彩衣，彩衣之下包藏的人性则是戏剧的灵魂。

说起人性,不知是谁在什么时候把它包租给了资产阶级。孰不知一位革命导师早就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难道这不是最广义的人性吗?

如今,我们有些人还在谈虎色变地窃谈人性,请不要忘了,哪一部古今中外的戏剧经典,不是因为它绝妙地表现了人性而留存于世呢?

当然,对人性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地域或民族也有着不同的解释。我们不赞成把人性等同于人欲,也不赞成把人性等同于理念。其实,任何人都可以体味,人的一生就是划着欲念和理念的两个桨左一下右一下地往前走,而这就是我们常常品味到的人生快乐和苦涩之所在。

我觉得在黑土地上的剧作家群落里,有人已经将这种人生的体验注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所以他们的作品不失之于浅薄,也不失之于空泛,他们的作品实实在在地在爱人和人所拥有的美好的一切。

人们常说,创作是作家独有的个体性的高能劳动。其实,作家(包括剧作家)这种高能劳动不过是由作家独自吸纳和咀嚼来自各方的文化营养,再创生出某种艺术景观的过程。文化基因是大家共享的,然而由不同文化基因按不同序列的不同组合则是个性化的。我想这大概是读者能从这一套《黑土戏剧丛书》里找到共性和个性的缘故。

我和我省的剧作家每个人都是朋友,我熟悉他们就像熟悉我自己一样。在短短的序里我该举例说明他们每个人的艺术个性,思前想后,还是让读者自己去欣赏和品评吧,我只不过是把门打开,请君进来,我在门旁迎候着呢。

2001年6月10日

序

傅伯庚

读罢王治普先生的剧作选《女大十八变》，再来读他那张令人感动、永远平和的脸。这是一张饱经沧桑、历尽忧患的坚毅的脸，这是一张以苦为乐、笑对人生的亲切的脸，这是一张荣辱不惊、大彻大悟的平淡的脸。满头银发，满面纯净，令我想起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对艺术家曾有过的比喻：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

治普先生的全部剧作，充其量不过是他人生成就的八分之一，其余八分之七是他深厚的生命体验，深沉的人格力量和深入的艺术思考。

治普先生是满族的儿子，在他血管里永远流淌的是先辈的果敢与刚毅，忠诚与坦荡。二十六岁被错划的右派，铭刻着历史留在他身上的疤痕，同时记录着历史对他非凡胆识卓越才华的认可。二十一年的非常人生，他以苦读为伴，以苦难为家，以苦行为生。他庆幸命运把他抛掷在历史名城渤海国旧址，使他受到了传统优秀文化的陶冶；庆幸命运将他遗忘在镜泊湖这锦山绣水的角落里，给了他山的崇高，水的灵秀；他感激这里的人们给予他的礼遇、厚爱和养育之恩。这段人生，使他永远刻骨铭心，永远激动不已。他深深地感受到曾经的苦难对于未来人生的宝贵。他说：“这时期

的放逐生涯，便是我的大学。”

治普先生的成功，得益于他的经历，更得益于早熟的社会责任感。二十八岁的时候，也就是在他被错划为右派的两年后，他理智地认定自己并没有错，便开始寻找人生的方位，他找到了文学，便找到了积极人生的坐标。他点燃了文学的灯烛，用以照彻自己，也照彻自己周围的人群。他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用文明医治愚昧，用笑声鞭挞时弊，用传统美德去拆除人们心灵边际的篱笆，用高尚的情操，真善美的人格力量去教育人们，使之免从圆满的小衣碾盘道下沉沦……他把熟悉的朋友塑造成一个又一个典型人物，用绰号作为称谓，强化了艺术符号的力量，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他深有感慨地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们，果然不那么容易断子绝孙……”

他紧跟时代步伐，坚信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他说，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把时代缩成舞台；只有身居于群众之中，才能听懂人民的苦乐；只有历尽苦难的人，才会感激人生。

治普剧作的成功，源于其丰厚的生活底蕴，更源于他对艺术和观众的真诚。他曾说过，他的剧作可概括为三个字：其一谓真。所谓真，就是艺术要源于生活，不能胡编滥造，欺骗观众。小情节要有大含量，小戏场要展示大天地。就是要小中见大；二谓情。所谓情，即作者要带着真情去创作，感染演员带着真情去做戏，再感染观众带着真情去观赏，台前台后，台上台下，相融于一，产生共鸣。看去嘻嘻哈哈，热热闹闹，让人们在欢愉中去领悟人生真谛。也就是以谐写庄；三谓味。就是剧作要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乡土特色，让观众感到有营养，有情趣。就是俗中见雅，雅俗共赏。

治普先生虽近古稀，然体健神爽，文思泉涌，日夜笔耕不辍。他说，我不看重发表了多少作品，多少作品获奖，我着急的是还有多少故事没有出世，我想的实在是如何报答党和人民……

二〇〇一年三月

目 录

总序 刘邦厚(1)

序 傅伯庚(1)

已索女大十八变(八场话剧) (1)

附录:我写《女大十八变》..... (47)

已索痴心庄稼汉(八场话剧)..... (49)

已索当代酒仙(五场荒诞轻喜剧) (101)

已索白旗屯的老男老女(五场话剧) (145)

已索三个月亮(六场话剧) (187)

已索寡妇黑姑(六场话剧) (227)

后记 (273)

女大十八变

(八场话剧)

时 间 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三年，挂锄季节。

人 物 喜 鹊——女，农业职业高中毕业生。

得 福——男，喜鹊同学。

毛驴子——喜鹊爹，绰号“毛驴子”。

破 锣——喜鹊妈，绰号“破锣”。

佟支书——得福爹。

洋拉子——得福妈，绰号“洋拉子”。

张淑兰——得福未婚妻。

大埋汰——男，相亲者，绰号“大埋汰”。

男女群众若干。

第 一 场

[本剧只有一个景，随年代变迁，后景有变化，但场景不动，舞台中间为石碾，还有一棵大树。右侧为佟支书家的青砖瓦房，大玻璃窗，稍显富裕。左侧为毛驴子家，破茅草房。]

〔在一曲浓郁的东北民歌声中幕启：黎明时分，毛驴子与破锣在推碾子。碾子发出低沉的“吱呦吱呦”的声音。天渐亮，毛驴子与破锣收拾起粮食走进自己家。

〔洋拉子上，将拿在手上的干粮、粥碗放在桌子上，然后倒洗脸水，到院外张望。

〔佟支书背手稳步上，进院。

洋拉子 一大早你跑哪儿去啦？

佟支书 跑哪儿去了，哪儿离了我能行？也不知是咋的啦，到生产队干活的人一天比一天少，我不得挨家挨户去看看呀，你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洋拉子 这几天我可听见他们叽叽咕咕的，说是要分田到户。

佟支书 别瞎扯，建国都三十年了，哪能退回去搞单干呀！

洋拉子 行了，行了。还不快去接呀！

佟支书 接谁？

洋拉子 （针扎火燎地）哎哟，记性不好忘性可挺强。咱儿子得福今儿个从镇农业职业高中毕业，你不去接？

佟支书 他多大了？三岁两岁？都快二十岁的大小伙子啦，还用去接？

洋拉子 你呀，死脑瓜骨。咱得福跟对门那个“斜巴楞”一块儿回来。

佟支书 你是说喜鹊姑娘？

洋拉子 姑娘？小狐狸精吧！把咱得福弄得五迷三道的，不得不加点儿小心？

佟支书 （窃笑）嘻嘻……那有啥，咱得福是个大小伙子了，跟姑娘在一起，咋也吃不了亏呀！

洋拉子 就你这脑袋还能当支书？别忘了，他俩从小同学，这三年又常常一块儿走，真要轱辘到一块儿去，再有了“后果”，让她家把咱们讹了，咱家可就毁了！

佟支书 你们老娘儿们心眼小，净瞎寻思。咱们得福老实巴交，随我的体性，不能办那事儿。

洋拉子 就是随你，我才不放心呢。（笑）快吃吧。

佟支书 （心中有愧，吃饭）依我看呢，喜鹊姑娘挺精明，听说学习上总是前三名，又在学校入了党——

洋拉子 入了党咋的？入了党也是个“斜巴楞”！就她那样的爹妈能养出好闺女来？咱得福能找这样的人当媳妇？快去接吧！

佟支书 好，好，我去。（走出门外）

洋拉子 哎，千万可别让他们黏糊到一块儿去！

佟支书 知道。

〔毛驴子正在院子里砸木耳段。他胡子拉碴，衣服破旧。

佟支书 （强压怒火，态度缓和地）我说毛驴子，不到生产队去干活，又搞资本主义小自由呀？我劝你多少回了，资本主义小尾巴还舍不得割掉啊？吃一百个豆不嫌腥啊？

〔毛驴子气得呼哧呼哧喘，没搭腔，放下木头，也不瞅佟支书。

佟支书 咱俩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我能给你窟窿桥走？是吧，毛驴子？

毛驴子 谁叫毛驴子，谁他妈叫毛驴子？我有名有姓不？你没给我窟窿桥走？哼，惹急眼了，兔子还咬人呢！

佟支书 （态度和缓地）好好好，我过去叫你毛驴子不对，今后不再叫你毛驴子行不？

毛驴子 （强忍怒火）哼！你支书又有什么“最高最新指示”？

佟支书 我说你毛……毛病真不少啊，你要记住历史的教训。当年为啥开除了你的党籍？主要就是两条吧，嗯？一条是偷着养木耳，那叫基本上原则性的搞资本主义吧？再就是作风问题——

毛驴子 我作风咋啦？

佟支书 当然喽，这二十多年你上了年纪，也没发现你再撩臊过哪个娘儿们。还有你这沾火就着的驴脾气——

毛驴子 我说佟支书，世上顶数编派造谣最省劲，是不？

〔破锣不满地从房后走出。

破 锣 (指桑骂槐)哎，你是闲的还是撑的？不恶心？该干啥干啥！

〔佟支书摇摇头，下。

破 锣 他又跟你瞎嘟嘟啥？

毛驴子 老一套。不兴搞小自由，不兴养木耳，不兴像人似地活着，不兴喘气！妈的，到底咋活才对呢？

破 锣 谁像他呀，背着手儿，缩缩个脖儿，光支嘴儿，不干活儿。一年少不了得五千工分。咱要不鼓捣点儿小自由，连破裤子也穿不上！等他把我惹火了，看我咋撕他！

毛驴子 对！早晚得打一仗，谁怕谁呀，我正端枪等着他呢。他还能把我咋的！党籍开除了，还能开除我人籍？小老样儿！我走了——哎，咱喜鹊今天回来，不记着？

破 锣 忘不了。我去鸡窝掏几个鸡蛋去。

〔毛驴子、破锣分头下。

〔稍顷。喜鹊与得福从中间篱笆外上。两个都是学生打扮，富有朝气。喜鹊将一个网兜交给得福。

得 福 喜鹊，我在路上跟你说的话，全是肺腑之言，也是量变到质变的一次飞跃。

喜 鹊 别“小资产”了，一切都应该从实际出发。得福，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得 福 我不管！今晚我就跟我爹妈讲，非你我不娶！

喜 鹊 现在谈不上这个。再说，我爹跟你爹有仇口，我妈跟你妈也是水火不同炉、针尖对麦芒，谁能同意？另外，我这一

只眼睛还有毛病……

得 福 有毛病我也爱。

喜 鹊 就不能冷静点儿？

得 福 我非常冷静。咱俩从小就是邻居，你一直是我心中的丑小鸭，背后叫你“斜巴楞”，欺负你，埋汰你，那时太幼稚啦。——可在职业高中学习这三年，我对你的看法渐渐变了。

喜 鹊 咋变的？

得 福 一点儿一点儿变的。你是美的化身，是一块无瑕的玉，是我心中的白天鹅。

喜 鹊 我才不信呢！

得 福 真的！（掏出一张纸）我还写了一首诗呢。（将纸递给喜鹊）

喜 鹊 （抢过来，念）

我家门前一棵槐，

爱神飘飘下尘埃。

喜上眉梢情难禁，

鹊跃枝头报春来。

你写的这是啥呀！

得 福 藏头诗，你竖着念——

喜 鹊 我爱喜——

得 福 鹊！……（突然搂住喜鹊，热烈地亲吻了一口）

〔洋拉子、破锣上，正巧看见，几乎同时惊叫起来。

〔得福、喜鹊吓得急忙分开。

洋拉子 （假装轰鸡）哦嘘！哦嘘……

破 锣 （假装唤猪）唠唠唠……唠唠唠……

〔喜鹊和得福尴尬地各自跑开。

洋拉子 （大声地）得福啊，刚毕业回家，可不能逮着啥啃啥，当心

闹肚子！你没听人家说宁吃鲜桃一口，不啃烂杏一筐吗？
得 福 （生气而又急切地）妈，你胡说些什么呀！

洋拉子 哼！妈心直口快，教育儿子走正道。快进屋洗洗脸，嗽嗽口！

破 锣 喜鹊呀，别站在树底下，那树上净是洋拉子，整天拉坏水，快进屋用面咸水刷刷牙！（向对门啐了两口）呸呸！恶心！（拉喜鹊进了屋）

洋拉子 （端水）儿子、儿子，快洗洗脸凉快凉快，妈给你弄饭吃。

得 福 妈，你太过分了！怪不得人家管你叫“洋拉子”，刚才让我们都下不了台。

洋拉子 你，你怎么也叫妈的外号？“洋拉子”、“洋拉子”，对她家就得蜇，就得刺，她家没有一个正经人。儿子，是不是她死皮赖脸地缠着你？

得 福 不是。是我相中了她，是我主动爱她。

洋拉子 别糊弄妈啦，根本没人信！就冲我儿子这样的小伙能相中那个“斜巴楞”？准是那小狐狸精放臊了。说实话，你跟妈说实话，我去整整那狐狸精！

〔佟支书进院。

得 福 爸。

佟支书 回来啦？我白去接了一趟，你是从哪个道回来的？

得 福 我们拉山走近道回来的。

洋拉子 拉山回来的？哎哟！得福，你们俩没有别的事儿吧？

得 福 妈，你说的话多难听！

佟支书 咋啦？刚回来就惹你妈生气！

〔洋拉子和佟支书耳语，一惊一炸、神神叨叨。

佟支书 有，有这事儿？

〔得福低头。

洋拉子 要不是亲眼看见，我都不敢信。我若不吼一声，说不定

.....

佟支书 得福啊,你也老大不小啦,找媳妇我也不反对,得看准再下手,可不能摸着葫芦就是瓢儿,最重要的是讲阶级对阶级,红对红,他家是个啥玩艺?都是另册的!他爹是“双搞”人物,搞资本主义,搞破鞋,被开除了党籍;她妈是大破鞋——

得 福 骂人是无能的表现。

佟支书 骂人?真事!那破锣和毛驴子是先有后嫁,先搞破鞋后成两口子。和这种人家,怎么能成亲呢?你就不奔个自己的前程?再说,咱们是两个阵营的……

洋拉子 对!不是一个阵营的。那破锣不是个正经人。她一连生了五个孩子,生扯活拉把男人累死了!(拉过佟支书)你忘了?“大跃进”困难那年,她和毛驴子挖耗子洞,挖到一块儿去啦。为了一把粮食,两人动了光锹。那破锣也真狠,一光锹把毛驴子砍倒,那腿上滋滋冒血。你猜咋的?那破锣扯了一块巴巴裤子给包了伤口,后来呀,就黏糊到一块儿去了!(得意地笑着)

佟支书 她爹更不是个物,敢当大伙儿面调戏妇女!

得 福 (生气地)行啦,行啦!我要的是喜鹊,你们讲人家爹妈的坏话多不道德!

洋拉子 什么道德不道德,爹妈这都是为了你好。就凭我儿子这样儿,长得标杆溜直,又有文化,你爸爸是支书,多少人说媒整景想往咱家钻,全让我给关门啦。喜鹊那斜楞眼子,哼,她往哪儿摆呀!

得 福 我自己的事自己办,用不着你们管!(生气地进了里屋)
〔佟支书和洋拉子边嘀咕边追下。〕

〔喜鹊、破锣从屋里出来。喜鹊径直往得福家走去。〕

破 锣 站住。不许去!

喜 鹊 妈!

破 锣 喜鹊,咱不能去!人活要活个顺气,不能向他们低声下气。往后你注意点儿,别再让他们占了便宜!

喜 鹊 妈,我非去不可。我是党员,他爸是支书,这组织关系就得交给他,不交不行。

破 锣 我看你多余入老佟家那个党,这些年他们两口子没干什么好事!

喜 鹊 妈,那你也不能因为个别党员有问题就说党组织不好呀!

破 锣 反正我不让你去!(左拉右挡,不让喜鹊出去)

[毛驴子拿着木耳上。]

毛驴子 回来了闺女?(对破锣)把木耳拿去摘一摘炒一盘。

[破锣不语。]

毛驴子 咋啦?刚回来就怄气!

破 锣 老佟家又出坏水啦!

毛驴子 (登时火起)咋?我去教训教训他们!

喜 鹊 爸,别去!

破 锣 他家那个得福,非要跟咱们喜鹊搞对象不可……(与毛驴子耳语)

毛驴子 (咧嘴一笑)唔,得福那孩子……不错,比他爹强。喜鹊呀,那——你自己是啥态度?

[喜鹊不语。]

破 锣 我说你老糊涂啦?咱们身边就这么一个闺女,能往火坑里推她?再说。老佟家是什么人性,你不知道?

毛驴子 喜鹊你是咋想的,跟爹说说。

破 锣 这不,刚回来就要往他家跑,我不让她去——

毛驴子 去干什么?

喜 鹊 交党员的组织关系。

毛驴子 (对破锣)这就是你的不对啦。党员就得有组织关系,你